

陳石遺集

上

陳衍撰 陳步編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陳石遺集

中

陳衍撰 陳步編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陳石遺集

下

陳衍撰 陳步編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陳衍
撰
陳步
編

陳石遺集

上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陳石遺集

中

陳衍 撰
陳步 編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陳衍撰 陳步編

陳石遺集

下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陳石遺集/陳衍撰. —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

2001. 6

ISBN 7-211-03665-6

I. 陳… II. 陳… III. 陳衍(1856~1937)-文集

IV. Z46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0)第 12845 號

(八閩文獻叢刊)

陳石遺集

(上、中、下)

CHENSHIYIJI

陳衍 撰

陳步 編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

(福州東水路 70 號 郵編:350001)

上海傑中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(上海新聞路 1200 弄 60 號 郵編:200041)

福建三明地質印刷廠印刷

(三明富興路 15 號 郵編:365001)

開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69.5 印張 18 插頁 1650 千字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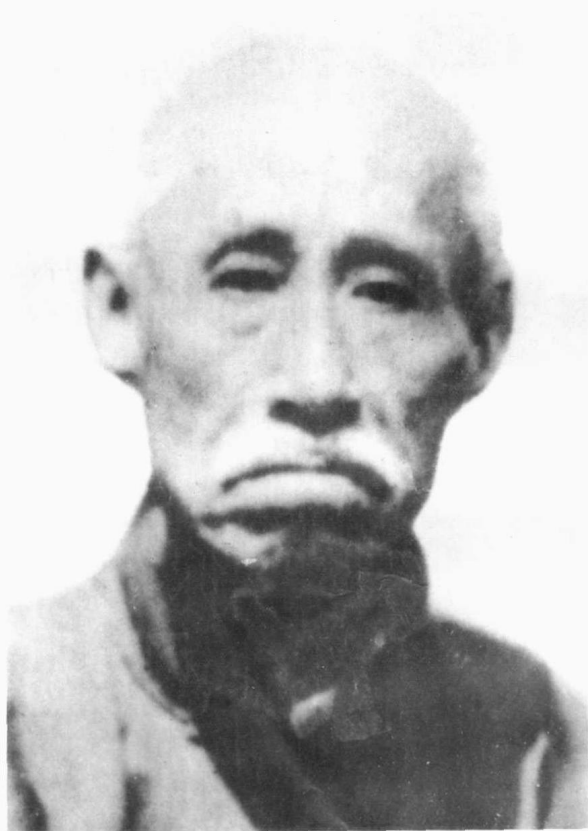
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—1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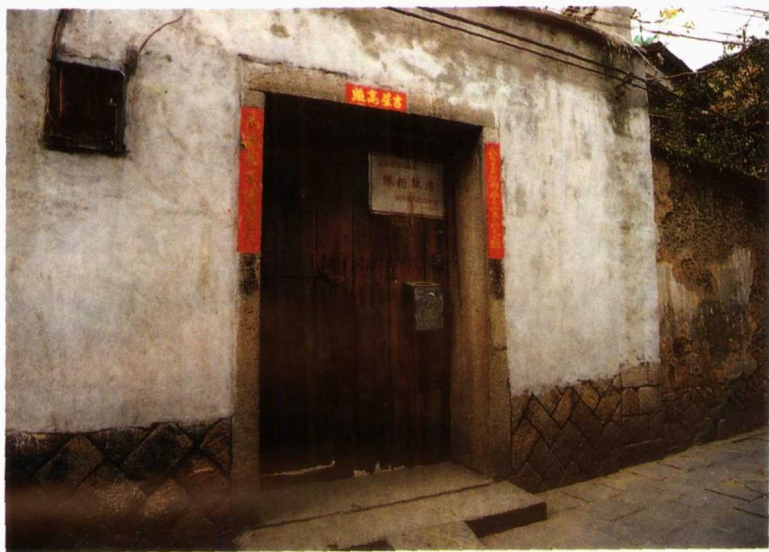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211-03665-6

Z·23 定價:16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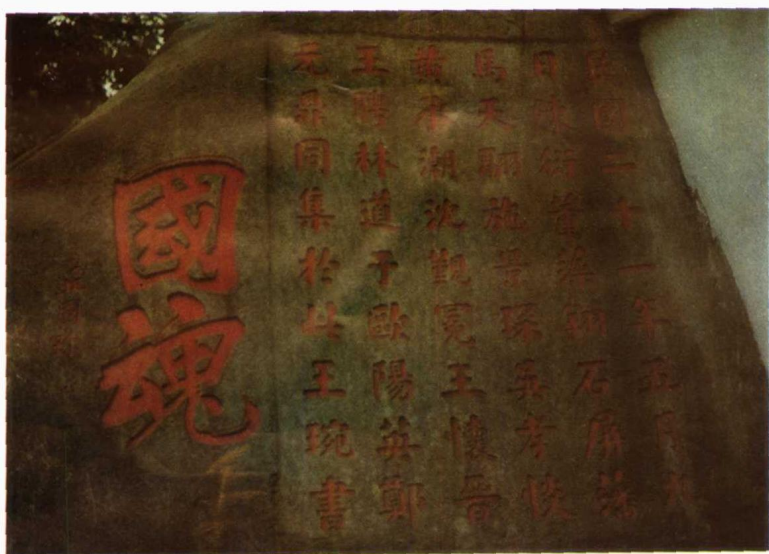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直接向承印廠調換。



陳衍



陳衍故居(福州市文儒坊大光里8號)



福州市于山戚公祠內石碑。抗戰前夕陳衍等倡立。

前言

一

陳衍（一八五六——一九三七），字叔伊，號石遺，晚稱石遺老人。福建侯官（今福州）人。近代著名詩人、學者、教育家。齟齬早慧，幼貧力學，鄉里推爲神童。光緒壬午（一八八二）舉鄉試。一八八六年，入臺灣巡撫劉銘傳幕。一八八九年，應湖南學政張亨嘉之聘，赴湘任府試總襄校。一八九〇年，應禮部試未酬，遂留滬上，入江南制造局幕，兼廣方言館教習。

時張之洞督兩湖，董理新政，且以經術文章號召天下。聞陳衍名，安車以征，入幕辦理一切新政筆墨，任官報局總纂兼兩湖書院教習。戊戌政變後，新政俱罷，官報亦停。乃改辦《湖北商務報》，與日人河瀨儀太郎合譯經濟學著作，介紹西學，振興實業。其時湖北錢商倒風甚盛，通貨緊缺，金融秩序混亂。陳衍倡設官錢局，改制暗字錢票，以禁僞濫。十年之間，官錢票信用大著，通行十餘省，商旅稱便。又倡鑄當十銅元，以濟錢荒。不及四月，盈利逾五十萬銀元。其後張之洞益用其言，盛鑄新銅元，數年間獲利達一千四百萬銀元。繇是百廢俱興，新政遂行，財用略無匱乏。

一九〇九年，入京任學部主事，兼禮學館纂修，主持京師大學堂經學講席，與陳寶琛、陳三立、鄭孝胥、夏敬觀等俱爲一時名流。一九一六年，應福建省長許世英之聘，總纂《福建通志》，統理全省各縣修志

事宜。一九二三年，受聘爲廈門大學文科教授。一九三一年，應唐文治敦請，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講席。次年，與章太炎、金天翮等在蘇州籌組國學會，並主編會刊《國學論衡》。前後講學南北垂四十年，以弘揚民族文化爲己任，聲譽卓著，士林爭附。一九三七年夏，病逝于福州，享年八十二歲。

二

陳衍長于詩，曾言「卜兆多年文筆山，敢言筆力壓瀛寰」，足見其詩功力之深。刻有《石遺室詩集》十卷、《補遺》一卷、《續集》二卷及《朱絲詞》二卷。其詩清峻奇峭，風骨高騫，且時時發明哲理。尤可貴者，蒼老之色，高亢之音，激鐵板銅琶之調，發青松明月之懷，得力於山水之游者爲多。論者咸推陳衍爲東坡，散原（三立）爲山谷，蘇戡（孝胥）爲荆公，於近世詩壇鼎足而立。蓋其爲詩最喜東坡，間近昌黎，晚歲多近香山，兼匯宛陵之蒼秀，后山之奧峭，誠齋之拗折，放翁之宏肆，熔裁而出諸一手。斯謂絢爛之極而歸於平澹，要之奄有衆美，不專一家也。

陳衍詩學精博，所著宏富，用力之深，講論之勤，成就之大，于近世諸老中堪稱圭臬，被譽爲「六百年來一人而已」。當時士林耆秀，爭相附奉，詩簡遠至，以得先生一言評點爲榮。其詩學之作首推《石遺室詩話》正續編。是書襲積舊說，博依見聞，網羅平世詩人著作之可傳者，隱寓闡幽發揚宏獎風流之旨，凡數十萬言，極古今詩話之大觀，在海內外影響至深且鉅。陳衍論詩不爭「唐宋之正閏」，以爲唐、宋詩各有其重要地位，標舉開元、元和、元祐、三元之說，強調學古須「體會淵微」，作詩應是「自家意思，自家言」。

說」；倡導宋人推本唐代詩法而力破餘地之創新精神，不廢學古而貴在拓宇，然後能取精用宏，自成一
家；又以爲作詩最忌淺薄無識，標榜別才，不重學養，主張「合學人，詩人之詩二而一之」。丙戌（一八八六）
中，陳衍嘗與鄭海藏戲謂其時詩之不專宗盛唐者爲「同光體」，後世遂以名之，殊不知「同光」二字未足以
標識陳衍詩藝之境界也。《詩話》之外，尚有《近代詩鈔》（二十四冊）、《元詩紀事》（四十五卷）、《遼詩紀
事》（十二卷）、《金詩紀事》（十六卷）、《宋詩精華錄》（四卷）、《全閩詩錄》（四十一卷）、《感舊集小傳拾遺》
（四卷）、《詩品平議》（三卷）、《詩評彙編》（五卷）、《詩學概要》（一卷）、《陳石遺先生談藝錄》（一卷）等多
種。

三

世之論陳衍者，僅識其詩學詩工而以文學家目之，斯可謂皮相之論矣。蓋陳衍自幼苦讀，博聞彊識，
好學深思，自經史子集、小學目錄、山經地志乃至財政經濟之學，靡不賅貫。而泓深淳蓄，久乃不掩，積數
十年涵泳默會之功力，發爲文章以抒胸中之懷偉，固非詩學之一端所可包舉也。今舉其犖犖大者，分而
述之。

陳衍嘗謂：『爲學總須根柢經史，否則道聽塗說，東塗西抹，必有露馬脚狐尾之日。』（錢鍾書：《石
語》）陳衍治經，考鏡源流，辨證本經，特重融會貫通諸經本義，不囿於各家傳注之說。其言曰：『釋經之
道惟於本經自相違異者，迺不得捨經從傳。』又謂：『說經最忌以單文孤證遽爾捨經從傳』。

自六經燔於秦火，漢儒掇拾煨燼之餘，簡篇脫亂訛缺，而《尚書》之厄爲最甚。于是文字有古今，經傳有真僞，篇次有多寡、有分合、有先後，其糾紛難辨亦冠於諸經。陳衍作《尚書舉要》五卷，先以總說論析梅賾古文之僞，以爲梅書五十八篇中，作僞之迹不勝枚舉，其大而顯者：一曰增多篇數不合，二曰統計篇數不合，三曰孔安國未嘗作傳，四曰大序非安國所作。所論皆明辨以析。又分《虞夏書》爲一卷、《商書》爲一卷、《周書》爲三卷，於經文多所辨證。如據《史記》謂《湯誓》『予惟聞女衆言』句，當在『天命殛之』句前；又《西伯戡黎》篇，據《周本紀》，謂西伯伐犬戎，伐密須、敗耆國、伐邶、伐崇侯虎皆在紂賜弓矢斧鉞之後，以爲西伯作牧時被囚之不暇，實未嘗伐一國。凡此均確得事實。陳衍治《書》雖主今文，然於古文亦非全然摒斥。如謂僞古文中『德日新，萬邦惟懷』，志自滿，九族乃離，『惟天生民有欲，無王乃亂』，『無倚勢作威，無倚法以削』等語，亦有裨於治道。又云：『近人皮錫瑞，墨守今文，皆不可盡從。』其言亦屬允當。有清以來，治《書》者名家輩出，如段玉裁作《古文尚書撰義》、江聲作《尚書集注音疏》、王鳴盛作《尚書后案》、孫星衍作《尚書今古文注疏》，皆考覈精博。陳衍之作提綱挈要、簡潔易曉，尤足爲治《書》者之先河。

儒家諸經之中，陳衍以爲《周禮》爲六經之根本，開宗明義，設官分職，所以爲民極也，因而於此書用力甚勤。所著《周禮疑義辨證》，近人唐文治評之曰『立後世之大坊』。其治經素來反對以今事臆斷古制，致失其真。如書中謂：『古者稅止有十一，未有加之十二者』。因而以《地官司徒第二·載師》中『近郊十一，遠郊二十而三，甸、稍、縣、都皆無過十二』句爲莽、歆所增竄，且力辨朱熹併雜稅而爲十二之說。

非是，以爲：『夫上之征於民者，粟米出於田，布縷出於宅，力役出於人，此外更無所謂稅也。何難之有？須知古人法制，豈能墨守經傳一二語，不考其事之前後左右，以令人懸揣而斷之哉！』又如辨《天官冢宰第一·大宰》中『五曰賦貢』句，鄭注云：『賦，口率出泉也。』賈疏亦然。陳衍則謂：『口率出泉者漢法，周禮無此法。』凡此皆可謂石破天驚，當時小儒所不敢道也。瑞安孫詒讓著《周禮正義》，最爲世人稱誦，聞陳衍有此作，亟以所著就教正。陳衍爲之補苴罅漏，復得數十事。惜書成而孫氏已歸道山，不及見也。

治古經者，每苦《考工記》之難讀。戴東原有言：『古六書九數等，昔儒多結發從事，今或皓首未之聞。』蓋往者綴學之士，輒薄工藝不講。近代科技盛行，於古誼更復茫然。陳衍著《考工記辨證》三卷，謂鄭玄未精於算，故所注間有誤者。賈公彥義疏又多失鄭旨，所誤因以滋多。清代經師遽以爲非，然亦罕知其所以爲非者。陳衍精考詳究，辨明得失，正鄭氏之誤者八條，賈氏之誤者十九條，清代諸家之誤者八十四條。凡數易稿，足見其審慎。又作《考工記補疏》一卷，凡賈疏於要義有闕者補之，其津逮後學可謂多矣。

自漢以來，古文家砭砭於辨釋先秦古文，其訓詁之法漸趨系統，至許慎作《說文解字》而臻於完善。許氏言曰：『文字者，經義之本，王政之始。』足見文字訓詁對於治經之重要。荊公作《字說》，雖與許氏之例多所違異，然其旨蓋出於一轍。顧亭林敦本實學，倡爲『器道合一』之說，以爲論學必本於《說文》，治經須從音韻訓詁入手。繇是學者翕然嚮風，有清一代以樸學名家者，多精於音韻訓詁之學。陳衍自弱冠即

政治《說文》，先後著《說文舉例》七卷、《說文解字辨證》十四卷。前者精研許書之例，執其同以繩其異，條理井然，觸處皆通，遠勝於王筠《說文釋例》之繁無晦澀，俾人以豁然開朗之感；後者於字之形、聲、義，有可疑而未經前人辨證者，有前人辨之未當者，或係許書原誤，或係二徐（徐鉉、徐鉉）傳誤，悉加辨正，凡一百四十三處，其間於許學巨擘段玉裁訂正尤多。最可心折者，謂形聲兼會意字與會意兼形聲字，亂者甚多，須察重在會意者，形聲乃可從畧。其說精莫能破。段氏嘗言：『治經莫重於得義，得義莫切於得音。』陳衍又撰《音韻發蒙》一書，其綜論五聲、八音與四聲、反切、雙聲、疊韻各條，通達古今，足補前人所未備，以繼顧氏、江氏、段氏諸家之作，蓋無愧色焉。

陳衍治學，貴在能於經史文學之間融會貫通，以經治史，以經釋文，不屑屑襲人窠臼，故能異軍別張，特具識見。即或有旁驚輿會之作，亦多能別開生面，發前人所未發。

涑水《通鑑》，浩博無涯。袁機仲撰《紀事本末》，提綱挈領，如珠貫串矣。然袁氏所重者，一惟治亂之迹，以至所列標題之中，兵事、篡竊十居八九。陳衍作《通鑑紀事本末書後》十卷，凡紀事中應畧者省之，紀事外應詳者增之，各史記載異同者審議之，各家論斷得失者平議之。注重闡發義理，不以考據是務。其自序開宗明義，謂：『《紀事本末》以治亂興衰爲主，』然從來治亂興衰之故，成於兵事者固多，而用人理財各要政，尤爲治亂興衰之源。內政不修，民隱不恤，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，兵亂恆由此興。』旨哉言乎！此即《大學》所謂治平之道，必以用人理財爲宗旨也。是書一出，時人至以王船山《讀通鑑論》比之，由此亦可見陳衍不凡之史識。

陳衍總纂《福建通志》，發凡起例，胥出獨裁。內通紀、地理、山經、河渠、方言、物產、漁業、海軍、外交、金石、藝文等三十餘種均極鴻博，而於儒林、文苑兩傳著述特詳。尤可服膺者，儒林之外別立儒行傳。陳衍以爲自來方志大率以庸德之行、庸言之謹者入儒林傳，誤也。蓋儒林傳創自《史記》，《漢書》因之，專以傳通經之人，他無與也。然據此則抗志希古、躬行實踐者，將無類可歸。陳衍依《禮記·儒行》之法，創爲儒行傳，凡修身踐言、篤實踐履者入之。斯亦陳衍以經治史之明證也。

文章義法，至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而大備。明清以降，從文學角度研究《史》、《漢》者，《史記》則有明代歸有光、清代方苞、近代張裕釗、吳汝綸；《漢書》則有姚鼐、張惠言。然皆行墨評點，或語焉而不詳。陳衍著《史漢文學研究法》，於書中提振、疊句、線索、曲折、描寫、層次、抑揚、倒句、倒敘、連鎖以及提綱挈領諸法，詳加分析，悉中腠理。至論線索之法，尤爲精妙，誠可謂縱橫捭闔，度盡金鍼。昔張溥嘗作《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，每家均有題辭，其論文論人悉得其當，而於指示法門猶未盡也。陳衍撰《石遺室論文》，摘抉查微，盡文章之奇奧，其間多有自來未經人道者。嘗謂：『文所以貴通經』，『未有不精於經術而能行文者』。是故以桐城派專主唐宋八家而不及六經爲非，而以曾文正《經史百家雜鈔》兼收經、史、子三部爲是。由此觀之，陳衍論文之作，亦有經義存焉。

先秦儒學之主旨，在於以禮樂之教經邦濟世，至漢儒仍有其傳統。南宋以降，理學斯濫，附會經典，空談心性。洎乎明代，竟至於『束書不觀，游談無根』。明亡以後，顧亭林等輩力倡實事求是、通經致用之學，注重器道合一，主張『博學於文，行己有耻』，肇清代樸學之端，俾學術與士風爲之一新。乾嘉以來，考

據之學日益脫離實際，士風萎頓，學風拘執，偏枯瑣碎，暮氣日深。自道咸迄于清末，內憂外患，國是日非。學者感於時艱，思有以振作，遂打破藩籬，重舉經世致用之大旗。而西學東漸，亦對中國固有之學術產生深刻之影響。陳衍治學，雖仍遵循傳統，但其學術觀點亦已融入相當之時代意識。關注西學，重視實務，厥爲陳衍治學之又一特點。

陳衍嘗居張之洞幕長達九年，其間於湖北新政『類竭囊底之智，時有贊畫』（已如前述）。其財政經濟之學，權衡輕重，消息財貨，皆出自匠心，而能切用於實際，時人至有以『理財巨擘』譽之者，惜乎未得大用耳。光緒中，新學勃興，閩、粵二省開風氣之先。陳衍值此際會而積極從事，其於滬上主編《求是報》時，即曾撰文，建言設洋文報館以爲國家對外之喉舌，延聘諳熟中外事務之人士，舉所謂訓農、通商、興工、理財、勸學、任賢諸要務，廣爲論說；又舉西人歷來欺我之事實，條分縷析，詳列對策。報發海內外，頗具影響。居幕武昌後，又呼籲官員紳商閱讀商務書報，了解國際經濟形勢，以興利除弊。戊戌中，陳衍赴京會試，同情維新。是年七月撰《戊戌變法推議》一文，內容包括議相、議兵、議卒、議將、議械、議稅、議農、議學、議譯、議上書言事等十條，主張效倣英、日諸國行君主立憲與內閣責任制，全面改革國防制度以建立精悍之師，勵行興農、籌稅、辦學、譯書各要務。會政變起，其議遂寢。此後陳衍任《湖北商務報》總纂，與日人河瀨儀太郎合譯日本經濟商務書刊，先後譯成《日本商律》、《日本破產律》、《商業博物志》、《貨幣制度論》、《商業經濟學》、《商業開化史》、《商業地理》、《銀行論》等。所謂致富之本，非與商不爲功也。此類譯作與嚴幾道所譯《天演論》（一八九八）（原